

有句谚语:前人栽树,后人乘凉。树是家园的象征,青翠的色调是印在乡里乡亲心底的一片绿码。

有时候,一颗大树承载人们的乡愁情思。记得村头有颗遮天蔽日歪脖子的槐树长得异常粗壮,不知在这生长了多少年,大概得八九个人才能抱一圈过来,是村里最年长的大树,枝繁叶茂远远看上去就是一把绿绒大伞,保护神一样荫庇着这一方水土,逢年过节归来的游子总愿上前虔诚祈祷,盼来年风调雨顺,事事如意。这颗树已经植入家乡每个人的心田,每当说到的时候,大家都津津乐道,有讲不完的故事,每个人都有在树下的美好回忆。

远观大树枝像一个粗壮的臂膀似的看上去苍劲有力,伸向远方像是一个父亲伸手指明儿女们前进的方向;近瞧,又像一位妈妈丰腴胳膊,把即将放飞的你搂在怀里万般不舍。



小杂技(国画)

黄雨金

## 心中的「大树」

倪修龙

树大好乘凉,是茶余饭后一群大人劳累一天最好的歇息处。合抱粗的树体随着粗根部位的上仰,形成一定的坡度恰似一张靠椅的背,大人们靠在周围,或铺上凉席和着蝉鸣,聊聊天家常惬意无比。大树默默聆听着人们的家长里短。这片树荫也是孩子们的乐园,他们喜欢在树下跳绳、打弹珠、丢沙包,上窜下跳是他们的天性,还喜欢攀爬像猴子一样的灵活。常常把树上鸟窝里的蛋掏个精光,惹得上面归巢的鸟儿在周围盘旋,叽叽喳喳地叫不停。

妇女们喜欢大树的季节,是槐花飘香的时刻了,早早地在长竹竿尽头绑上一把割草的镰刀,在树下铺上一块塑料皮,把打落下来刚刚绽放的槐花收集起来回家做一顿槐花饼,香喷喷的趁热给左邻右舍敲门送去,还要给娘家的妈妈留上几块尝尝鲜,一圈下来反而自己一口没吃上,但此时分享出去的快乐比吃在自己的嘴里都舒心。

小时候老家房子门口每家每户都会栽上好几棵树,一般是椿树、榆树、泡桐居多,那个年代人们在房前屋后植入的是一种希望,一种期盼,等待树大了不是乘凉,是给与树一起长大的儿孙娶媳妇盖房子的时候做家具、门窗用的料。

当然不只是这几种,还有成林白杨、成排杨柳、成片果树等,我家后院里却栽许多柿子树,等到秋季来了,满树累累果实,看上去把枝头都压弯了,如果坚持到霜降的季节树上的叶子都落下来,只剩下大树挂满橙色的柿子时候,何尝不是一道风景。

还记得,后面四爷爷家处于村正中,门前有一颗挺拔高大的枣树,爷爷是个参加过抗美援朝的军人,当时还是一名村长,他把生产队每天上班集合打铃的一块铍铁挂在枣树上,每天早晚那清脆钟声鸣响,深入人心。孩童们最关注的是头顶上四爷爷的大枣什么时候能吃,从开花起就在惦记着了。大枣成熟的时候一般会自然坠落,那时每天放学回来都围在枣树下写作业玩游戏,同时也盼捡到“空降”下来三三两两的枣子,现在想着吃完了连尖尖枣核都舍不得吐出来那个味,当四奶奶给每家每户分一把的时候,孩子手舞足蹈的画面犹如昨天。

岁月更替,春华秋实。家乡拆迁已经十几年了,“小桥、流水、人家”被一栋栋高楼大厦代替了,可在每个乡亲心田里却依然种着一棵棵挺拔葱绿、意气风发的树。

## 古诗词里的“江南”

吉卫平

若是不能一睹江南的春色,就翻开古老的诗词吧。

自古文人墨客书写杏花春雨江南的诗词数不胜数,历代不绝,辞章华美,意象幽远。那是对诗意生活的一种向往,是对诗意人生的一种期望。

唐·杜牧的《江南春》“千里莺啼绿映红,水村山郭酒旗风。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这是一首素负盛誉的写景诗,着眼于江南特有的景色。从这短短二十八个字里,以轻快的文字,极具概括的语言,描绘出一幅既生动迷离,又深邃幽美的江南春天的画卷。诗人在缩千里于尺幅的同时,似乎看到了春风拂过广袤千里风光旖旎的江南,一片生机盎然,炊烟缭绕,莺鸟在树枝上欢乐鸣唱,余音袅袅。一株株绿树映衬着红花,傍水而居的村舍,依山而建的城墙,小镇上多家的酒旗迎风招展。江南烟雨蒙蒙的楼台亭阁时隐时现。使得江南风光更加让人神奇迷离。

唐·白居易《忆江南三首·其一》“江南好,风景旧曾谙。日出江花红胜火,春来江水绿如蓝。能不忆江南?”在诗的开头就道出了“江南好”。正因为“好”才引出了“忆”,白居易曾在江南做官多年,偏爱江南,熟悉江南,才有了“旧曾谙”的江南风景。红彤彤的阳光洒满了江岸上的花,江水泛起绿色的波光潋滟。写出“旧曾谙”的江南美景后,眷恋之情不由自主地发出“能不忆江南?”的感叹!同时也是出于诗人对江南春色撩人心扉的美景无限赞叹与怀念。让人感受到一种悠远而深长的韵味。

宋·陆游《临安春雨初霁》“世味年来薄似纱,谁令骑马客京华。小楼一夜听春雨,深巷明朝卖杏花。矮纸斜行闲作草,晴窗细乳戏分茶。素衣莫起风尘叹,犹及清明可到家。”颌联点出了“诗眼”,也是诗人的名句。“小楼一夜听春雨,深巷明朝卖杏花。”此句被誉为“绘尽江南春的神魄。”诗人只身一人住在小楼上,彻夜未眠地听着窗外春雨淅淅沥沥的声音,次日清晨时分,深幽的小巷中,传来一阵阵叫卖杏花的吆喝声。也告诉人们春已深,绵绵不绝的春雨,由诗人的听觉中写出,而淡荡的春色则在卖花声中透出。写得既形象又深致。

江南之美,美在缥缈;江南之美,美在缱绻;江南之美,美在温软。真可谓:我本无意入江南,奈何江南入我心。人在江南,心在江南,每一个人心里都有一个江南。几乎一切美好都可以在江南找到。江南是中国人心中的梦境,是理想之所。不去江南,而知江南之美,归功于那些文人墨客竞相追咏的诗词。尚如把所有的吟咏江南诗作贯穿起来,就是一幅功在千秋的绝世佳作长卷——江南版的《清明上河图》,江南烟雨美如画,人间盛景自春来。其图文并茂,永存世间,能不忆江南?

## 又见“葛公葛婆”

马蒋荣

两位老人家。当我疑惑地问父母亲葛公葛婆在哪里时,父母亲笑嘻嘻地指向周边郁郁葱葱的春草、一堆堆多刺的灌木丛,说其中那一个个突兀的特别醒目的大红色圆点,就是“葛公葛婆”!话音未落,母亲就小心翼翼地跨过去,几乎是一步一颗、几步一颗地摘满了一小竹篮。母亲顺手抓了几个,说是给我吃,这些比我平时吃过的杨梅小一点的“葛公葛婆”,我一口一个,至今还记得那味道甜甜的。

后来,很长一段时间,我到家乡从没见过“葛公葛婆”,更不要说再次吃几个“葛公葛婆”了。有一年我在妹妹家,突然想换换口味吃吃家乡的山珍野果,于是就提到了儿时曾经吃过的“葛公葛婆”,但妹妹告诉我,她在山里也好长时间没有见到了,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越是见不到的东西越让我想着去探

究。于是我在互联网上浏览了相关“葛公葛婆”的资料,不查不知道,一查开怀笑。原来“葛公葛婆”就是生长在会稽山区荒山里的野果,也可以说是野草莓,是一种多年生的草本植物,一入春就开白花,花落不久果实就由青转黄,由黄转红,红了的才成熟,红得发紫的最甜。“葛公葛婆”是它的土名,可能是因为用春天的布谷鸟叫声谐音而来的。鲁迅先生《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一文里提到的“覆盆子”就是指这个“葛公葛婆”。

这次,我终于在妹妹家屋后的山坡向阳一面的草丛中再一次见到了久违了的“葛公葛婆”,不仅重新品尝了这款有特别清香甜味的野果,并且把“葛公葛婆”的靓丽身影都拍摄进了我的手机里,永久保存在了电脑的专门文件夹里。

我不仅为重新见到“葛公葛婆”而高兴,而且更为王城村消失的那些烟熏火燎弥漫到山上,造成水土空气污染的村办工厂和私人作坊而欣慰。特别是原来村里

沿小舜江东岸边近百米的违建,整日整夜生产各种规格红蜡烛的作坊被完全清除。

这是因为十多年前,王城村还成为了小舜江绍兴源头水的保护区,由浙江省水利厅在王城村村头立碑予以了确认并落实了专项资金和专管部门,有了一套严格的管理措施确保源头水的安全,绿水青山从此回来了。也许,这正是我又能见到“葛公葛婆”的原因。

我期待有一天,我家乡的村民、特别是村里有知识的年轻人能把会稽山这款特有的娇贵的“葛公葛婆”,用人工栽培的方法成为能和车厘子一比高下的山珍野果!

## 桂花苑

刊头书法 钱茂生